

汪曾祺

大师美文
品读书系

下过大雨，你来看看
葡萄园吧，那叫好看！白的
像白玛瑙，红的像红宝石，
紫的像紫水晶，黑的像黑玉。
一串一串，饱满、瓷实、挺
括，璀璨琳琅。



葡萄月令

汪曾祺 著
陈学晶 导读



王
天
天
火
版
社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汪曾祺 著
陈学晶 导读

葡萄月令

人民文学出版社
天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葡萄月令 / 汪曾祺著 ; 陈学晶导读 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
(天天读经典 · 大师美文品读书系)

ISBN 978-7-5016-0521-7

I. ①葡… II. ①汪… ②陈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43440号

责任编辑: 王晓亚 王 苗

美术编辑: 罗曦婷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h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10×1000 1/16

印张: 13.75

插页: 8

201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18 千字

印数: 1-10,300 册

ISBN 978-7-5016-0521-7

定价: 19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沦陷前夜	/001
逃亡	/015
新战场	/028
凛冽寒风	/040
比良	/052
回音	/065
龙卷风	/077
甲首	/101
夏草	/114
篝火	/126
漩涡（一）	/139
漩涡（二）	/152
舟祭（一）	/165

目 录

177/	舟祭（二）
189/	萤火虫
200/	竹生岛（一）
212/	竹生岛（二）
224/	月明
236/	丹波
251/	箭书
262/	大叶竹
274/	又一秋
285/	湖面
297/	孤岛
309/	风云
323/	呐喊
335/	战国的风

沦陷前夜

1

天正元年（1573）八月二十八日申时（午后四点）¹，暴雨大作，濡湿江北的山野，又悄然收束。

琵琶湖上的雨已停了一阵，而自小谷城望楼上看去，仍不甚清晰。城池四围的平原中散落的几处小丘陵恢复了原本的色泽，沐浴着雨云中泻下的夕阳光缕——仿佛细小光点的聚合体，闪耀着迷人的光辉。

离城南很近的姬御前山中，驻扎着敌军织田信长的本

¹ 室町时代以来，日本采用中国一日十二时辰计时法，以某刻指某时的中间时刻。如子刻为午夜零点左右，丑刻为凌晨两点左右，寅刻为凌晨四点左右，卯刻为凌晨六点左右，以此类推。

营。除了几十杆旌旗静静隐现于仲秋霜叶层林间，不闻一丝动静。

姬御前山西侧山麓，有一片相当广阔的地带，不知生满芒草还是芒花。秋草离披，芒穗齐摇，偶尔泛出大片闪烁的白光。真难想象，这未有交战的一日，就要过去了。

与其他时候一样，立花十郎太总是出神地望着夕暮的风景，而其实此刻并没有这样的闲心。在他满面髭须中，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一处，炯炯生辉。和许多次在战场上，他一心留意敌军将领首级而努力避开混战、避开各处小规模冲突，冲向醒目的将旗时的眼神相差无二，又和他寻找是否有令自己建功立业的大猎物时、在混战中物色敌方将领时的炽热眼神没有区别。

十郎太将紧盯一处的眼神暂时转向另一处。虽然乍看去风景静谧，而在这平静中，在这连蚂蚁都无法进入的世界里，织田军必已将失去屏障的小谷城重重包围。要想从城中逃出，绝非易事。除了趁夜逃离严密封锁，再无他法。十郎太想，无论如何都要逃出去。不免有了可耻的念头：要为了这极小的城池守节丧命么？如果说不是为了战死沙场才当武士的话，那么投身浅井长政门下也不是为了这个。他想，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要努力活下去。

利用在望楼上守卫的工夫，十郎太已花了半刻¹以上的时间

¹ 日本自室町时代以来，行一日十二刻之法，一刻为一时辰。半刻即今之一小时。

间，反复研究如何将自已这无法重来的一线生机，平安无事延续到琵琶湖畔。他再三思考，陷入混乱的纠结之中，与他果敢无畏的容颜颇不相衬。

他想，决断就在今夜。然而，他又认为议和并非毫无希望。今天一整天敌人都没有进攻，姑且认为敌方和本丸¹多少开展了一些谈判。如果议和谈判成功，战争就此终结，就不必抛弃过往战场上的功绩，弃城而去了。

但是，如果这唯一的希望也破灭，战争继续下去，那么这座城池的生命也危在旦夕。若被敌军一举攻破，漫说三日，恐怕只能勉强撑一日。如此说来，想要弃城，也只能在今夜。

想要死守城池已不可能，因为现在的小谷城已大半沦陷。城主浅井长政据守的本丸与其父浅井久政所在的二之丸²之间的中之丸，已在三天前落入敌手。那是因为守在那里的浅井政澄、三田村国定、大野木秀俊等将领均已降敌，将敌军引入了中之丸。要想死守此城寻机脱逃，于今之势恐已无望。

“一个国家的灭亡实在太快，好没意思。”不知何时到此的镜弥平次突然开口道，“亮政公³以来共三代主公，到如

1 日本古代城池的中心部分。筑有天守阁。战时成为城主的住所。丸，即城郭的内部。对应有二之丸、三之丸、中之丸等。

2 二之丸，第二城堡，城堡外侧的城郭。

3 亮政公，即浅井亮政（1491~1542），战国时代北近江国人浅井氏之主，浅井长政的祖父。

今浅井家算是完了。想要逃的人就在今夜逃走吧。”

十郎太蓦然一惊，看到弥平次的脸。好像自己的心事被窥破似的。弥平次捋着长枪枪头缨，面无表情。也许是有表情的，却被满脸麻子与两道纵向的刀疤掩盖。当然，现在的弥平次也就面无表情了。这位须髯半白的中年武士，有着举世无双的枪法和莫测的性情。十郎太常常觉得很惧怕。

“您准备战死吗？”十郎太问道。

“是啊，人总要死得其所。”说罢，弥平次忽而怒视十郎太，目光锐利，“我也要逃走吗？”而后，向十郎太发出一阵嘶哑的怪笑。

此时，大群不辨其名的小鸟如尘埃般聚集，由南至北，掠过不知何时自浓雾中露出一部分的湖面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今年秋天实在有些凄凉！”

抛下这句话，弥平次又狂笑着走下望楼。

2

黄昏以来，城内就传言，今天巳时（上午十点）织田军派来的使者不破河内守来到了本丸。如此，关于使者带来的讲和内容也煞有介事地传开了……织田信长和浅井长政并无

宿怨。长政出于同越前¹朝仓氏²的情义而反抗信长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如今朝仓氏已灭亡，再无理由与信长固执对抗。如果长政打开城门，信长也会顾及两家原有的姻亲关系，必然不会亏待……使者的口信大约如此。

这一传言在城内不胫而走，在武士们走投无路的心理下，有了些微妙的作用。他们的神色突然明朗起来，笼罩着晦暗阴影、沉浸在冰冷漩涡的城内仿佛照进一道光亮。

人们并非把这传言当成简单的流言，而认为有相当的真实性。城主浅井长政的夫人阿市是织田信长的妹妹，信长与长政是妹夫与内兄的关系。两家原本没有理由交恶。如传闻所言，长政之所以与信长兵戎相见，是因信长未对长政有任何招呼，对与浅井家多年至交的朝仓氏挑起战端。而后来的战争，也因长政的父亲久政年老固执、不识天下情势、不顾长政一力反对而起。

当然，久政也未料到这么快就陷入织田信长带来的窘境。姊川一战中，浅井、朝仓联军不敌信长军，一度达成和议。而此后两三年内，朝仓氏的领土即被织田军蚕食殆尽，他所依赖的朝仓家也惨遭灭亡。很快，浅井家就面临如此悲惨命运。因此信长的使者来到本丸，可谓令小谷城免遭隳堕

1 越前，日本古代地方行政区分的令制国之一，位于北陆。今福井县内。

2 朝仓氏，越前国的豪族，战国大名，后为织田信长所灭。

的最后机会。

秋日昼短，夕阳落山，城内暮气弥漫。众人仿佛为证实那传言，从天守阁下的贮藏仓内搬出几樽名酒，送到城内广场。剩下的酒全部送到各处望楼的武士那里。

到处洋溢着和议达成的乐观空气，这也不奇怪。人们都想着，这座城得救，自己的性命也就保住了。众武士苦战到昨天，极为疲惫，也格外不胜酒力。不久，围着酒樽的人群中，爆发出苍凉粗犷的高歌。

你道浅井城，粗茶果

红豆米饭、粗茶果、一文不值粗茶果

我说信长公，桥下鳖

缩头缩脑

缩头缩脑

再伸头、来一刀

不少人一齐唱着，几乎是怒吼。去年夏天，两军在大岳城对峙时，织田军中的年轻人编了首歌谣，揶揄浅井氏的小城：“小小浅井城呀，一块粗茶果，早上吃掉的粗茶果。”因此，浅井军就编了那几句回敬。

歌声传来，城内的人们涌起莫可言状的感慨。虽然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悄然想着，一年前在小谷城下尚有唱这首歌谣的兴致，如今却要眼睁睁目睹自家主公在这一年内一败涂地、几近万劫不复的悲惨命运。无论如何，战争可能在今晚结束的乐观猜测，却被武士们这略显异常的歌声冲散了。

一位足负刀伤的武士，甲冑仍在身，手执长枪，胡乱舞蹈。在他对面，一位年轻武士坐在盛贮首级的匣子上吟唱谣曲。篝火明灭的光焰里，是少年俊美如花的容颜，泛着潮红。还有无法掩饰的、忍耐着濒死的恐惧与苦痛的苍白。因为四围喧嚣，无法听清少年的歌声。只见他刻板又寂寞的神情，变幻着潮红与苍白完全不同的两种颜色。

酒宴狼藉，在混乱中又继续了一阵。新传来的第二个传言惊破武士们的醉意。来得这样无情，又这样简单。

据说，以明日拂晓为限，浅井必须将夫人阿市与三位年幼的公主引渡给织田家。这大概是两军即将发起最后交战的信号。

这一新闻使武士们大吃一惊，就在他们呆若木鸡的同时，城内也传来消息，命大家好好休息，不要耽误明日大战。不过今夜酒宴并无拘束，有精神的大可畅饮达旦。

没有一个人去休息。

虽然酒宴还在继续，但众人都陷入可怕的沉默。只有篝火的毕剥声在夜气中迸裂。不久，气氛陡然一变，孕育多时的狂暴终于演变成骚乱。

人们仿佛顷刻翻脸。一张张脸上，可怕黝黑的皮肤泛着油腻的光亮，两眼发直，丑陋扭曲的口中不知爆发出什么咆哮。

城南与城北的望楼下，胁坂八左卫门的十来位部下正围着酒桶。坐在当中的镜弥平次对身边的武士道：“斟满！”

说话间盛满酒液的长勺已将硕大一只酒杯注满。他弯腰捧起酒杯，咕咚咕咚三两口饮尽。复将酒杯倒扣在脸上。以为他要仰头，却听一声夜鸟般的长鸣，一道白光闪过，酒杯被远远抛了出去。飞过广场上武士们的头顶，最后撞落在某处，发出碎裂的声响。

“说！你们都要殉城吗？要逃的话就只有现在！”

弥平次狂吼道。麻子与刀疤错杂的面孔狰狞好似阿修罗，又满面酒气，仿佛要喷出血来。

他死死盯住立花十郎太。

“当然是殉城。”十郎太试探地望向弥平次，而后静声道。

“你呢？”弥平次的视线转向身旁的武士。

“事到如今……”

“如何？”

“效忠主君，必须马前一死。”

“很好。你呢？”弥平次那张坑坑洼洼可怕的脸转向其余的武士们，一一问道。

没有一人想逃。如此情形，本就不会有人说出卑怯的言辞。

“哼！”弥平次叹道，不知是轻蔑还是感叹。最后，他又问那位此前一直沉默独饮的年轻人：“疾风，你作何打算？”

年轻武士目光犀利，淡淡地瞥了弥平次一眼，不置一词。

“说！”弥平次朝前逼近两三步，几乎要把脸贴上去，“是逃亡，还是殉城？要逃就逃！喂！疾风！”

佐佐疾风之介毫不畏惧地答道：“我吗？我当然不逃。不过我讨厌死。和你不一样，我在这儿才当了三年的差。”

“什么？”弥平次强压怒火，几近呻吟。满座武士也在此时将视线齐聚到疾风之介的脸上。

“我倒也很想好好报答主公的恩情。但也想尽力保住我这条性命。要是每次都要为这么小的城池殉死，有多少条命都不够用哇。”

最后一句刺中满座早已兴奋的武士们。他们愤怒地瞪着疾风之介，却没有一人敢说什么，也没人站出来。因为谁都没有单独挑战疾风之介的自信。

聚集在这里的十余人，是胁坂八左卫门的部下，都是浅井家臣中说得上名字的勇士。姊川之战以来，他们斩获的首级数不胜数。每逢混战，他们就杀向四面八方，又不约而同地提回敌人的首级。

然而即使是在他们中间，佐佐疾风之介也是最特别的一位。因为他们的剑法是凭不惧死亡的胆量，在多次征战中无师自通。与之相反，只有疾风之介拥有超群的剑法。

他并不是那种每逢拔刀相向，就将生命弃诸脑后、孤注一掷拼杀的人。去年，也就是元龟三年（1572）三月攻打横山城时，他们遭遇劲敌，十多人围攻不下。而疾风之介一上去，不出一两个回合，就将对手劈杀。他精湛绝伦的刀法至

今仍令人胆寒。

十郎太想要看透疾风之介这张毫无畏惧、清楚讲明不想送死的面庞。他向这位和自己有着同样念头、比自己还年轻两三岁的武士，投以期盼的目光。想要逃出这座死城，就在今夜，至迟不过明日拂晓。若等到天明，就会非常棘手。无论如何都想和他商量一番，必须抓住逃脱的机会。然而面上却很嫌厌，脱口而出的也是违心之辞，仿佛是故意要说给旁人听：“哼！怯懦之徒！”

这时，弥平次吼道：“疾风，起来！”

“我镜弥平次，要用这杆枪惩处你这种畜生！给我起来！”他已举枪站起。在众人眼中，他好似满面怒气、身披火焰的不动明王。在场武士不由紧张凝视。

弥平次一脸冷傲，在地面投下的庞大身影缓缓摇曳，渐渐离开篝火的光轮，被黑暗吞噬。佐佐疾风之介提刀而起，尾随于后。

“会有一方送命吧，这对蠢货！”立花十郎太道。

3

漆墨的黑暗里，只有白色的枪头静止于冰冷的空气中。离白影约六尺处，疾风之介屏息对峙，将刀对准对方

的眼睛。

许久，二人纹丝不动。

终于，枪头微晃。随之，疾风之介以白缨为中心，一点一点移动着身体。

二人呼吸渐促。

白色枪头似乎横向一闪，下一个瞬间，却如雷光电火直直劈来。

“疾风！”弥平次的粗声大吼在疾风耳畔震响。疾风突然闯到弥平次身边，枪柄恰好竖在二人当中。疾风持刀的手腕已被弥平次坚如岩石的手攥住。

“好手段，果然厉害。殉城实在可惜。你一定能有番作为。别磨蹭啦，就这样，赶快走吧！”话未落音，二人同时推开枪杆，向后跳去。

枪头笔直地指向黑暗的天空。疾风也将刀铿然入鞘。

此时，疾风之介第一次意识到，弥平次是一位可怕的对手。如果继续和他打下去，不知是何结果。

“你快逃离此城吧！”

“那你怎么办？”疾风之介终于开口。

“我么？我是不会走的。我家受主公三代恩遇，因此打算与城共存亡。就用这把枪，杀，杀，杀……杀到枪头缨脱光。”

“今天晚上我也不逃，要坚持到城池陷落。”

“如果这样，无异于等死啊。”

“也许能杀开血路。”

“别做蠢事！没用的。反正不想送命的话，就趁今晚远走他乡吧。”

“不。”疾风之介道。他并没有殉城的意愿。如果知道明天不能逃走，也许早已乘夜逃离。但听到这麻脸提枪的弥平次让他逃走时，不知为何又打消了在陷落的前夜逃走的念头。大概是被决心明日拼死一战的弥平次打动了吧。

事实上，疾风也有些羡慕不事二主的弥平次。要是自己也能遇到那样的城池，遇到那样的主公，该是何等幸福。舍弃生命本是武士的职责，然而没有舍命的觉悟，又是多么令人厌恶啊！无论如何，在没有遇到那样的主公之前，必须要活下去。平心而论，自己并不是有多惜命，只是不愿白白送死罢了。若是死，也要没有一丝留恋、满足地死才好。

“再说一次，等到明天，就没命了！”弥平次抛下这句，转身回望楼，留下沉重的足音。

这时疾风之介突然想到自己心里还牵挂着一件事。虽然很难隔着中之丸去想象本丸的情势，然而那里有一位和自己一样拥有明天的女子，应该还活着。想要守护这位女子命运的心情缓缓苏醒，越发下定决心，现在不能离开这里。

黑暗中传来一声：“是疾风吗？”

“谁！”

“是立花十郎太。”十郎太走近，短暂沉默后，环视四周，道，“没有别人嘛。”